

您是本站第 60431 个访客

国内研究动态

[\[返回 \]](#)

会员登陆

用户名: 密 码: 验证码: 8662

登陆

注册

最新信息

MORE >>

-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
- 布鲁塞尔第二届话语解释...
- 第三届英国认知语言学会...
- 概念结构、话语及语言会...
- 第六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

资料下载

MORE >>

- 博士
-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

认知组构语义学与比喻语言字面义与非字面义的区别

认知组构语义学与 比喻语言字面义与非字面义的区别[1]

张辉 杨波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二系, 江苏南京210039)

(即将刊载于《重庆大学学报》)

摘要: 本文运用“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Evans 2006)理论讨论比喻语言中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别问题。本文认为,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别是一个具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区分,提出有效的区分方法可以为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提供一定分类依据和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汉语中隐喻、转喻和各种熟语的分析认为,字面义主要是词汇概念可及了基本认知模式而非字面义则是词汇概念通过基本认知模式可及了次认知模式。

关键词: 词汇概念, 认知模式, 字面义, 非字面义, 熟语

1. 引言

传统的组构语义学认为,个别词的意义组合起来可构成较大单位的意义,即整体意义是部分意义相加的总和。Cruse (2000:67)指出,组构原则认为一个语法上复杂形式的意义是其语法成分意义的组构性函数(compositional function)。这一组构性原则包含了以下三组内容:(1)复杂词组的意义完全是由其成分意义决定的;(2)复杂词组的意义完全可以从其成分意义的一般规则中推导出来;(3)每一个语法成分都是意义,并对整体的意义有所贡献。内容(2)包含了包容(1),但在没有(2)的情况下内容(1)也能成立。内容(3)以内容(1)和(2)为前提。组构原则在解释意义建构方面并不能走得太远,其主要的制约是熟语(Cruse 2000:70-74)。因为熟语如“pull one's leg”,“paint the town red”和“kick the bucket”等都无法从其成分意义中推导出整个熟语的意义。

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主要的意义建构理论如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构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2)以及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 Johnson, 1980)等主要从高层次认知操作(high-level cognitive operations)的角度研究意义建构的问题。例如概念整合就是一种高层次认知操作,这种操作在语言的意义建构中可起到重要的作用(张辉2003, Turner 1996)。但这些理论相对地忽视了复杂词组的组成成分意义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任何意义建构都是以组成成分意义为基础的,换句话说讲就是,组成成分意义是意义建构的起始点或出发点。

Evans (2006)提出的认知组构语义学理论称为词组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theory

of Lexical Concepts and Cognitive Models 或LCCM Theory) 兼顾了组成成分意义(词汇概念)和高层次认知操作(认知模式)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对意义建构都有所贡献,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

本文首先介绍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的基本观点,然后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比喻性语言和熟语意义建构中如何区分字面义和非字面义问题,因为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分存在较大的分歧与争论(朱风云、张辉2007)

2. 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

2.1 词义的易变性

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提出词义的易变性(protean)。词义的易变性与词汇表征(lexical representation)有关。Evans和Zinken(2007)对词义的易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词语“携带”了先前包装好的意义。这些意义使用了一定的组构机制可以组合在一起,他认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通过对不同语言再现象的分析例如“a fast car, a fast typist, a fast decision, a fast driver 和fast lane等词组的分析,他认为在任何言语中词义好像部分地与其所在的某一语言语境存在着某种共变的关系。换句话讲,词义是易变的,其语义对其所产生的语境很敏感,并依赖于这一语境。

2.2 词汇表征与词汇概念(lexical concept)

Evans(2006)指出,语言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词汇概念和(2)与词汇概念相对的认知模式。在这一节里,我们着重谈谈词汇概念的问题。

词汇概念是以用法为基础的(usage-based)。语言使用是语言知识不可分割的部分。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语言使用者得出语言单位,这些语言单位是一些相对凝固化的包括形式和意义常规化匹配的心理常规(mental routines)。在语言使用者掌握了一系列的现成的语言单位后,他们会把这些语言单位组合起来,以便表达我们想表达和描述的一系列场境。Langacker(1987:278)认为,语言常规无法为说话人想描述的每个可想象的长境提供一个固定的统一的词语,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所使用的语言单位只能部分地制约语言单位所使用的和所存在方式

(situated way)。词汇概念是一个心理抽象,构成了语言上编码的概念。所谓语言上编码的概念是在一个通过语言外化的形式中编码的概念知识。词汇概念构成了形式和意义象征性组合的语义,并常规化地与词、熟语和语法构式等语言形式联系在一起。Evans(2006)指出词汇概念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1)词汇概念是形式上具体的(form-specific);(2)词汇概念与一系列的形式常规化地联系起来;

(3)虽然词汇概念是形式上具体的,但一个形式可以常规化地与潜在的和大量的不同词汇概念常规化地联系起来,形成一词多义的语言现象;(4)任何一个词汇概念均具有其独特的词汇侧重(lexical profile),词汇概念具有其独特的选择搭配的细则(specification),因此可以形成一般的选择“趋势或搭配模式”,形成与这一词汇概念有关的常规知识一个部分,Gries(2005)称为行为性侧重(behavioral profile)。Evans(2006)把以搭配和语法趋势的一般选择模式称为词汇侧重。

(Evans&Zinken(2007)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地论述。)(5)词汇概念具有一定的语义价值。虽然词汇概念是概念上的,但它们是专门为语言中的象征性表征而使用的知识结构。Evans(2006)指出,与某一词汇概念有关的语义价值具有五个层面:

(1)词汇概念提供一个信息特征集合(informational characterization),而词汇概念对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提供可及性,换句话讲,它们为概念知识提供了可及点(access sites)。词汇概念所提供的信息特征集合的详细程度有差异,不同的词汇概念在信息特征性集合上具有不同的细节层次。(2)第二个层面是包容性(encapsulation),而词汇概念用于包容复杂的观念。一些具有文化独特性的词汇概念就具有极其丰富的包容性,例如“缘分”这个词就是一例。词汇概念用来包容根植于观念和信息的错综复杂文化网络中的复杂概念,它们之所以包容了这些信息是因为它在概念百科知识的某一“点”上提供了可及及相关信息的可能性。(3)第三

个层面指的是，词汇概念是关系的还是非关系的（relational or non-relational）。名词是非关系的，而动词、形容词和介词是关系的。（4）第四个层面是词汇概念的时间结构，即顺序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总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5）最后一个层面是指称性。

2.3 认知模式

认知模式在LCCM理论中指的是词汇概念所提供可及的非语言的但连贯的知识结构。认知模式与Barsalou(1999)的框架、Fillmore的语义框架和Langacker的基底（base）相似，但与上面三个概念不同的是，认知模式主要用于理解词汇概念对意义建构贡献的方法。LCCM总的观点认为，词汇概念不仅为认知模式提供可及点，而且与认知模式相辅相成，在意义建构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词汇概念可能相对于一个以上的认知模式。由于认知模式必须与其它认知模式相连或从其它认知模式中继承结构，因此词汇概念潜在地与概念知识的大网络联系在一起。词汇概念直接可及的认知模式叫做基本认知模式（primary cognitive models）(Evans2006)。对某一词汇概念的一组这样的基本认知模式称为基本认知模式侧重。Evans(2006)认为[BOOK]的词汇概念至少相对于两个基本的认知模式：一个认知模式与书的物理结构有关；另一个认知模式与书的相关的活动如阅读有关。

2.4. 词汇概念整合

意义建构是通过词汇概念整合开始的。这一意义建构的过程包括两个成分过程：一是词汇概念选择；二是溶合（fusion）。词汇概念选择包括选择与话语中每个形式相关的最合适的词汇概念，这一选择过程由话语和非语言的语境来引导。溶合是第二步组构过程。溶合是概念整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选择的词汇概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念。（Fauconnier 2002）溶合包括两个过程：整合和解释。整合是被选择的词汇概念组合成更大结构的过程。当整合包含了具有两个详述地址（elaboration sites）以上的词汇概念时整合会变得复杂。

解释是与整合同时进行的认知过程。解释是用来突出词汇概念所可及的基本认知模式侧重（primary cognitive model profile），以便于复合词汇概念结构的其他词汇概念可以变得相互一致。意义建构仅仅选择适合的词汇概念，并把词汇概念整合成为复合词汇概念结构是不够的，另外被选择的词汇概念必须在其所出现的复合词汇概念结构之内被听读者所理解和解释。

词汇概念通过认知模式侧重可提供不同的“可及途径”。有时词汇概念可以可及两个以上的基本认知模式，有时还可以可及一个或两个的次要认知模式（Secondary cognitive model），后者在比喻语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 隐喻、转喻与LCCM理论

Evans(2006)运用LCCM讨论了隐喻和转喻意义建构的问题。他指出隐喻和转喻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构成了意义建构的实例，使用了与字面义语言一样的原则。他认为，字面义语言与非字面义语言的区分在语感上是存在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字面义与非字面义的区分之所以是存在的，是因为在非字面义语言的使用中其可及路径与字面义语言的是有差异的。隐喻和转喻等非字面义语言中所表现的可及路径是对次认知模式（Secondary cognitive model）的可及。而词汇概念无法直接可及认知模式。次认知模式是通过基本认知模式（primary cognitive model）达到可及的，这些基本认知模式是与词汇概念直接紧密相关的认知模式。按照LCCM的观点，词和词组之所以是比喻的而不是字面义的，是因为其词汇概念只能通过其基本认知模式可及次认知模式。凡词汇概念可直接可及基本认知模式的词、词组或句子均被认为是字面义的。

Evans(2006)指出，隐喻与转喻区别不在于所可及的认知模式的差别，而在于不同的词汇概念整合的次过程。词汇概念整合的次过程有选择和溶合过程两种。隐喻可及次认知模式的路径是以溶合过程为媒介的；转喻可及次认知模式的路径是以选择过程的互选择过程（co-selection processes）为媒介的。例如：

(1) 两档儿鼓手，一对清音，十三个和尚，全场执事，金山银山，四对男女童儿，绿轿顶马，雪柳挽联，素车十来辆。（老舍《牛天赐传》）

(2) 戏剧是人类性情的天籁，是人类形象的影子，它与人类文明一同诞生，伴随着人类去过了昨天，今天并且必将去向明天。

(3) 事业是雷，爱情是电，雷鸣电闪构成灿烂夺目的人生；事业是常青树，爱情是玫瑰花，红绿衬映，方显示出人生的多种色彩和芬芳，... ..（丁东澜《漫谈人生与理想》）

(4) 如今人们的生活是多色多彩的，这种多色多彩生活所反射出的人们的思考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刘吉《论对话》）

“清音”的基本认知模式侧重是指一种类型的曲艺，流行于四川，用琵琶、二胡伴奏（《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其次认知模式是指与这种曲艺有关的人或事。我们认为清音作为一个词汇概念一般首先指的是曲艺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演奏清音曲艺的人。在例（1）中，词汇概念[清音]不是可及基本认知模式侧重即曲艺的一种类型，而是可及该词汇概念的次认知模式（演奏清音的人）。我们之所以认为词汇概念可及的是次要认知模式，是因为相互选择过程引导着意义的构建。“清音”前面的数量词“一队”说明清音的基本认知模式与“一队”无法形成相互适切和连贯的解读，因为“一队”明显的是指一队人员。互相选择与词汇概念选择的相互依存有关，选择与某一形式非常适切的词汇概念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合作的过程。Evans(2006)指出，转喻构成了心理可及一种特殊情况。

例（2）[昨天]、[今天]和[明天]词汇概念可及的基本认知模式分别是指今天的前一天、说话时的这一天和今天的下一天。这三个词汇概念的次认知模式分别是指过去、现在（目前）和不远的将来。通过话语话题，我们认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基本认知模式不可能与前面的语境进行相互的选择达到两者相互适切和连贯的解读。同样，通过相互选择的过程，我们发现[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次认知模式与前面语境相互适切和一致，因此三者的词汇概念分别可及其次认知模式。词汇概念通过相互选择过程，可及其次要认知模式，这是典型的转喻。

在例（3）中，事业和爱情与雷和电在基本认知模式中是相互冲突的。[雷]和[电]在基本认知模式中分别指云层放电时发出的响声和有电荷存在和电荷变化的现象（一种重要的能源）。其在次认知模式中指的是与雷和电有关的非物理和非感知运动认知域中的知识。在例（3）的隐喻中，事业和爱情与雷和电的词汇概念整合是溶合过程，这一过程使被选择的词汇概念组合在一起，结果形成某一个新的概念。如前所述，溶合包括两个组成成分过程：整合和解释。整合是被选择的词汇概念组合成更大的结构。其中这一过程主要是Langacker的详述（elaboration），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章讲到熟语搭配时提到。解释是与整合同时进行的过程。当整合主要用于连接词汇概念，解释则主要用于注意力聚焦于词汇概念相互一致连贯起来。换句话说讲，被选择的词汇概念必须在符合词汇概念结构或其出现的新的语言语境中得到适切的解释。在新的语境下，词汇概念[雷]和[电]的基本认知模式与事业和爱情发生冲突，不协调，因此在新的语境的解释过程中，我们可以判断，词汇概念[雷]和[电]可及次认知模式。我们可以说解释过程引导着可及的路径(access route)，也就是在隐喻的理解中，解释过程引导听读者可及词汇概念的次要认知模式。

用LCCM理论，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例（4）。[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基本认知模式是指各种不同的颜色，其次认知模式是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意见等。通过解释过程，我们发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基本认知模式与语境中的其他词汇概念如[思想]不协调。解释过程引导着我们根据其出现的语境可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次认知模式。

从对转喻和隐喻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听读者选择的不同可及路径或说写者提供的不同可及路径是由关联原则决定的（Sperber & Wilson 1995）。关联的认知原则认为人类认知取向于调整到关联的最大化。我们认为关联的认知原则是听读者选择不同的可及路径或说写者提供的不同可及路径的先决条件。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确有自动的最大化地扩大关联的趋势，不是因为在此问题有所选择，而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系统演化的结果。由于我们不断追求效率选择压力，人类的认知系统不断

发展，最终我们感知机制自动趋向于寻找出潜在的相关的刺激，我们记忆检索机制自动地趋于激活潜在相关假设，我们的推理机制同时趋向于以最生产的方式处理这些潜在相关的刺激。

关联的交际原则是引导转喻和隐喻的相互选择过程和解释过程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关联的交际原则认为，每一个直接标明的刺激(Ostensive stimulus) 传递了其最佳关联的推定，一个直接标明的刺激是最佳关联的，当且仅当他们关联度足够大，以致与听读者的处理努力相一致或它是最关联的，与交际者的能力和偏好相一致。关联理论认为，直接表明的、推理的交际包含了使用直接表明的刺激，其目的是吸引听读者的注意力并把其集中到交际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上，使用直接表明的刺激或许能产生对关联准确的和可预测的期待。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期待产生了不同的可及路径。换句话讲，在关联原则的引导下的相互选择和解释过程使听读者可及次认知模式，从而产生转喻和隐喻。

4. 汉语熟语意义构建：LCCM理论的试验场

汉语熟语意义的构建不像转喻和隐喻的那么明晰，这是因为汉语熟语具有复杂的和长时间的形成过程。孙维张(1989: 119)指出，成语语意形成过程中有三种不同意义在起作用，形成复杂的语义结构。这三种意义就是语表意义、语源意义和语位意义。他们是成语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成语的共时意义都有影响和作用。语表意义是一个成语的字面上的涵义，用认知语言学术语就是指成语的词汇概念，也就是成语的组构性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例如猫鼠同眠，其次会概念为：猫，家养的善于捕鼠的动物。鼠，老鼠。同在一起。眠，睡觉。整个成语的词汇概念为猫和老鼠在一起睡觉。语源意义是指成语还没有成为成语，还是在自由组合时所具有的意义。当一个成语经过定型定义过程后而成为成语时，就形成新的意义。语源意义有时构成了成语或其成分词汇概念的可及的认知模式。

语位意义是指熟语的惯用的比喻意义，通常我们由组成熟语的词词汇概念所引导，可及与组成属于的词词汇概念相关的认知模式，从而得出属于的惯用比喻义。这里要强调的是，熟语可及的认知模式如果是基本的认知模式(primary cognitive models)，那么该熟语就是以字面义为主的熟语；如果我们可以同时可及熟语的基本认识模式或次认知模式的话，那么该熟语有可能是类似于谚语和歇后语之类的熟语，下面我们举例说明，请看例句：

(5) 这所房与其说是宅院，还不如说是别墅或花园——虽然里面并没有精心培养的奇花异草。(老舍《四世同堂》)

(6) 她想了想，觉得现在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杨沫《青春之歌》)

(7) 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快，水盆里扎猛子，也没个深浅。(杨朔《三千里江山》)

(8) 你说行，我就派人，你说不行，咱就脚后跟拴绳子——拉倒。(《龙岗战火》)

(9)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成了“夹生饭”：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富裕阶层不满意，中等收入阶层不满意，低收入阶层更不满意。

例(5)是一个字面义的四字格成语，我们根据组成该熟语的词汇概念-[奇][花][异][草]可以看到，这些词汇概念可及的是基本认知模式。而在例(6)中，[破][釜][沉][舟]词汇概念由于在溶合过程中与该句中其它词汇概念达不到适切和连贯的解读，因此根据关联理论中的认知原则，这些词汇概念无法可及基本认知模式，而只能可及次认知模式，才能与该句中的其它词汇概念达到适切和连贯的解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听读者必须熟悉该熟语，而听读者对熟语的语表意义、语源意义和语位意义比较了解。就熟语而言，听读者有时无法从语表意义推测出语位意义，有时语表意义与语位意义的联系必须通过一个学习的过程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语源意义有可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语表意义、词源意义和语位意义三者之间，隐喻和转喻作为我们的主要思维方法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张辉2003)。

例(7)和例(8)是汉语熟语中的歇后语。歇后语的特点是前后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一个具体的场景;第二部分在语义上与第一部分相关联,但更主要的是第二部分表达一个抽象的语位意义。歇后语主要是其字面义的词汇概念通过顿悟或学习的方式来建立前后二个部分的理解和联系。在例(7)中,第二部分“没个深浅”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没个深浅]可及“水盆里扎猛子”中所涉及的意义,这一层意义是歇后语的字面义;第二层意义与歇后语的字面义没多大的联系,指的是另一个认知域的场景,即第二层意义的获得是通过顿悟和学习的方式使该歇后语的词汇意义可及次认知模式。例(8)也可作同样的解读。

例(9)是汉语熟语中典型的三字格惯用语。“夹生饭”的词汇概念所涉及的基本认知模式包括了米被做成了生熟混杂的米饭。这一意义显然与该句中的其他词汇概念无法达到适切和连贯的解读,因此“夹生饭”所涉及的认知模式是次认知模式,指另一个认知域中的场景,是一种隐喻。“夹生饭”这里指不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从以上的四个例子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熟语中其语表意义、语源意义和语位意义之间的联系涉及我们语言使用者所可及的认知模式。语表意义和语位意义的直接联系说明语言使用者可通过该熟语的词汇概念可及该词语的基本认知模式,其语位意义直接可从其语表意义中推导出来。如果熟语的语表意义和语位意义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或有时根本没有太大的联系(如例(7)和例(8)),那么熟语的词汇概念所可及的认知模式是次认知模式。通过LCCM理论中的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层次之分,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区别字面义和非字面义这一具有心里实现性的区分。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词汇概念和认知模式”理论对比喻语言中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分问题。众所周知,字面义的非字面义的区分问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朱风云、张辉 2007),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解决的方法,甚至有的学者提出放弃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分(Giora 2003),我们认为,字面义和非字面义的区分是一个具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区分,提出有效的区分方法可以为心理语言学的实验提供一定分类依据和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汉语中隐喻、转喻和各种熟语的分析认为,字面义主要是词汇概念可及了基本认知模式而非字面义则是词汇概念通过基本认知模式可及了次认知模式,但隐喻和转喻与熟语在可及次认知模式的问题上又有一定差异,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熟语的语表意义,语位意义和语源意义在可及次认知模式上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即语表意义与语位意义之间联系不大或没有任何联系,有时必须通过脑筋急转弯式的顿悟和学习,二者之间才能建立联系(特别是歇后语中的前后两个部分的联系)。

参考文献:

- 张辉. 2003. 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M].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 孙维张. 1989. 汉语熟语学[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朱风云、张辉. 2007. 熟语语义加工模式及其影响因素[J]. 《外语研究》(4)。
- Cruse, A. 2000. *Meanings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uconnier, G. & M. Turner. 2002. *The Way We Think*[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rner, M. 1996. *The literary Mind*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V. 2006. Lexical concepts, cognitive models and meaning - construc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4, 491-534.

Evans, V. & J. Zinken. 2007. Figurative language in a modern theory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A lexical concepts and cognitive model approach [C]//C.Makris&R.Christly(eds.), *Art, Body and embodi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sarlou, B. 1999. Perceptual symbol system[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0.

Sperber, D. &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作者简介：张辉（1964--）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电邮：wyyj2007@yahoo.cn 杨波（1980--），助讲，硕士。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汉语熟语理解的神经机制研究”（06BYY01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汉语惯用结构的认知研究”（3074004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布人：本网---时间：2008-2-17---